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美国的艺伎盟友

——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美】涩泽尚子 著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美国的艺伎盟友

——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美】涩泽尚子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美)涩泽
尚子著;油小丽、牟学苑译. —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 2012. 6

(凤凰文库·历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214-08148-3

I. ①美… II. ①涩… ②油… ③牟… III.
①日美关系—研究 IV. ①D831.32②D87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2113 号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Copyright © 2006 by
Naoko Shibusaw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0-256

书 名 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

著 者	[美]涩泽尚子
译 者	油小丽 牟学苑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黄 炜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0 插页 4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2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148-3
定 价	29.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
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译者的话：日本人是怎样变成盟友的？

在二战之后的美日关系中，有一个问题颇令人不解：这一对在太平洋战争中杀红了眼的仇敌，是怎样迅速化干戈为玉帛，变成亲密盟友的呢？即便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双方政府的利益选择；即便从日本政治及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作为被占领国国民的日本是如何快速接受现实的，但对于美国的大众话语来说，幅度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的情感转向，依然会令人感到困惑。涩泽尚子的《美国的艺伎盟友：重新想象敌国日本》一书，要探讨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涩泽尚子更多地不是在描述，而是在解构。她发现在战后美国的大众话语中，日本人形象的背后存在许多想象性的逻辑结构。要将战争中“戴着可乐瓶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一般的“日本佬”转化为可信任的人化的盟友形象，美国的大众话语必须套用固有的两种等级关系：性别和成熟度。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逻辑是：男性高于女性，成人高于儿童。所以在战后美日关系中，日本被比作女性，它的政治附庸国的身份就像艺伎依附于男性客人一样自然；日本又被比作孩童，突出了其成长为“民主”国家的潜能。在这样一种想象性逻辑中，政治对立和种族歧视造成的非人化日本形象终于进化到了人的境界，虽然是较低等和弱小的人。“性别和成熟度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弱化了

对日本的种族敌对。”

作者很聪明地想到了一个吸引眼球的书名，她自己也承认“除了书名，书的内容和艺伎关系不大”。但有趣的地方其实在于，这个书名为什么会引发我们的兴致。作为一个日本形象的传统标志，艺伎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当作为日美关系的比喻时，它在异文化语境中被想象和赋予的意义就凸显出来，成为一个醒目的能指。所以我认为，这个书名虽不全面，却是非常传神的。

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涩泽尚子选取了七个方面的主题作为自己分析的例证。这些个案看起来似乎关系不大，但都深刻体现着性别与成熟度的等级关系。前三章皆以美军占领日本为背景，探讨大众话语中占领军与日本妇女、儿童之间的互动关系。占领期间，日本的妇女和儿童在美日关系的和缓上可说是居功至伟，他们率先亲近美国大兵，化解了他们的戒心。而美国人则以仁爱的主人和指导者自居，认为日本就“像个12岁的男孩”（麦克阿瑟语），对“封建”、“落后”、“不成熟”的日本进行指导自然成了美国人的责任。最容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部在宣传中对裕仁天皇形象的意识形态操作。战后，裕仁天皇从战争的发动者和精神领袖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被宣传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亲切和善的“居家男性”，从而避免了对其战争责任的追究。而东条英机则以残暴的、阴柔的、带有性变态色彩的形象“成功”取代了天皇，成为套话式种族形象的替罪羊。

后四章则以美国国内的话语个案为研究对象，包括对川北友弥叛国案的报道、资助日本学生前往美国读大学的奖学金计划、扶助原子弹遗孤和受害少女的慈善工程，以及好莱坞电影中涉及日本形象的性别种族政治话语。作者在历史研究的史实梳理之外，显然接受和使用了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她抽丝剥茧的分析，在这些看似客观无意的话语底层深藏的性别及种族等级制思维逐渐浮现出来。

涩泽尚子是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她在书中使用的是典型的

西方主流学术范式，她所研究的对象其实是美国国内史，仍属于主流学术话语的范畴。但作为一个出生在日本的日裔美国人，她的视角多少有些“非主流”的味道。其实从名字就大概可以看出（“涩泽尚子”显然不是日裔美国人常用的那种东西合璧的姓名），她与日本及日本文化之间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她自己也承认此书的写作“的确与我的身世有部分的联系”。所以涩泽尚子必然地在书中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日本（在美日关系中）和日裔美国人（作为美国的少数族裔）抱以同情，这对于痛感到西方话语霸权的我们来说也是“心有戚戚焉”的，但她也必然地对有些东西忽视乃至回避，比如在她所探讨的话语权力关系中日本人的作用，或是美国政府的作用（涩泽尚子更愿意把她所探讨的大众话语看作是一种自发行为而非政治设计），这可能是一种政治上的精明，也可能是一种相对客观的学术态度，但身为与双方都有着密切关联的第三者，我们不难体味到作者那复杂的政治文化立场。

牟学苑

2012年3月

目 录

译者的话：日本人是怎样变成盟友的？ 1

导言 1

第 1 章 妇女和儿童在前 13

“日本玩偶”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日本热” 20

“美国大兵‘爸爸’受到他的幸福‘家庭’的欢迎” 29

宝贝桑(BABY-san):蝴蝶夫人,约 1945 - 1952 年 35

“美国女性的教训” 42

战争新娘与种族宽容性 48

第 2 章 “像个 12 岁的男孩” 55

“封建的”日本文化 60

如何看待西方文明 73

成熟的心智和种族包容性 85

日德差别 93

第 3 章 周日的裕仁皇宫 97

最高盟军统帅和裕仁 104

傀儡天皇	109
一个热爱和平的“模范家居男性”	113
为皇太子开启的窗户	118
东条和其不正常的男性气质	122
区分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	133
第4章 大洋彼岸的叛国审判	140
来自柔弱的少数族裔男性的报复	145
惩治“邪恶的”少数族裔男性	155
余波	171
第5章 神风队队员上大学	177
将年轻的盟友送入美国大学校园	181
前神风队飞行员和奖学金资助的学生	185
展现美国人的最佳形象	202
第6章 化解原子弹罪恶	213
诺曼·卡森斯和“精神的养子”	217
“广岛少女”	225
第7章 好莱坞影片中的日本	255
跨越种族的爱情	263
角色挑选过程中体现的性和种族政治	270
推销同盟观念	276
金钱换来的宽容	279
男艺伎	282
结语 朝阳复升	291
致谢	300

导 言

1941年12月7号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深感震惊和不安。《时代》杂志将这一事件称为“笑里藏刀的预谋犯罪”，反映了当时美国民众普遍的情绪。“数以万计”毫无防备的、仍沉睡梦乡的美人被粗暴地惊醒了，大声叫嚣着“这些黄皮肤的杂种！”。美国人在惊讶愤怒于日本空军如何横跨太平洋成功发动偷袭的同时，强烈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在弗吉尼亚诺福克的新兵征募中心，第一个前来报名的人宣称：“我要让这些日本佬尝尝我的拳头！”在华盛顿，一位盲目的爱国者由于无法在日本佬身上出气感到沮丧，于是砍倒了华盛顿潮汐蓄水港沿岸的四棵日本樱花树泄恨。在田纳西首府纳什维尔，据说当地资源保护部否决了一项申请，该申请要求颁发600万个价值2美元的捕猎“日本佬”的许可证。资源保护部对该项否决解释说：“捕猎‘日本佬’开放限制，无需证件。”^①太平洋战争释放了美国人对日本人的种族仇恨，这种仇恨有时近乎于种族灭绝，持续存在于冲突的全过程。^②

① 前文所见引用都出自《时代》杂志，1941年12月15日刊：17-19页；1941年12月22日刊：12-13页。

② 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权力》(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纽约：万神殿书局，1986。

2

美国人在发动这场“残酷战争”的时候,受到了此前既有的“黄祸论”的影响——美国的日本移民勤俭、善于模仿、精明。日本佬被描述成不可被同化、只靠米饭就能生存、对欧美工人及农民的生计存在破坏威胁的民族。^①许多美国人认为“日本佬”让人琢磨不透,他们用卑鄙的手段获取不正当的竞争优势,而珍珠港偷袭事件使得美国人确信日本人的确是一个绝无仅有、奸诈狡猾的民族。由于太多的美国人都认为这种阴险奸诈是日本人固有的民族特性,以至于日本移民和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也像国内的日本人一样被归类为美国的敌人。美国联邦政府以军事需要这一虚假偏执的借口为由,将整个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孩童、少年还有成年人——都作为潜在的破坏者集中拘禁起来。

二战接近尾声时,《时代》、《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说:“美国人不得不学着仇恨德国人,但对日本佬的仇恨却来得很自然——就像曾经与印第安人斗争时的仇恨一样自然。”^②对他以及其他上世纪中期的美国人而言,种族仇恨和文化对立是很“自然的”或者说是基本常识。^③在他们的眼中,不论是土著印第安人还是日本人都是“野蛮人”,坚守一些奇怪的不合理的信念,而不遵从“文明的”西方传统规范。日军对盟军战俘的野蛮残忍行径以及他们对天皇的所谓自杀式效忠使得美国人认为日本佬是比德国人更残暴可耻的敌人,也因此太平洋战争更为残酷。因为美国同德国文化上的相似性,大部分美国人将“好德国人”与纳粹加以区分,但他们却倾向于将所有日本人作为效忠“天皇”的狂热分子加以惩罚。^④

① 该观点的详细内容,参见科琳·莱(Colleen Lye),《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America's Asia: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4。

② 《占领东京之后又该怎样?》(“On to Tokyo and What?”)《生活》,1945年5月21日刊,第32页。

③ 迈克尔·保罗·罗金(Michael Paul Rogin),《安德鲁·杰克逊与美国印第安人的征服》(*Andrew Jackson and the Subjugation of the American Indian*),纽约:克诺夫出版社,1975年,第7页,第12页。

④ 道尔,78-79页。

战争结束后,许多美国的公众人物和普通百姓仍旧视日本人为敌人。实际上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都后悔没在日本多投几枚原子弹。在庆祝第三舰队返航旧金山的宴会上,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表明对那些为确保“彻底击败冷酷敌人”而忍辱负重和捐躯的美国战士而言,对日本的“宽大”行为将是对他们的侮辱。^① 在报纸头版刊登由前战俘陈述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词同时,哈尔西善用时机表明了观点,他的观点得到许多无意对日本人表示善意的美国人的认同。

很明显,战后许多美国人仍然厌恶“日本佬”,但由于战后不久冷战的加剧,日本成了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尽管战争期间美国的轰炸机几乎炸毁了日本所有的城市,但日本仍算是一个有着金融机构、交通通讯设施和一批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力的工业国。日本保留着一个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必需的成分,在战略意义上,它的地理位置远离亚洲大陆,日本凭借这种种优势成为美国在远东抵御共产主义的“堡垒”。看到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美国决策者的忧虑与日俱增,与此同时他们只得将注意力放在对前敌国的经济复兴上,以试图使日本成为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典范。^② 因此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放弃占领初期对日的首要政策:即对日进行民主化,以及让日本对亚洲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负责。在1947年到1948年后,盟军最高统帅部这个驻日军政府走上了一条历史学家称为“逆转路线”的道路。盟军最高统帅取消了许多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例如土地再分配计划,取消了变日本为民主平等国家的计划。⁴ 为了加强日本的经济复兴,美国还停止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败国赔偿,并且强迫亚洲国家再一次成为日本的准殖民原材料供应国。不仅如此,美国还变本加厉地为裕仁天皇辩护,这场破坏性极大的战争正是以

① 劳伦斯·E·戴维斯(Lawrence E. Davies),《哈尔西谴责对日怜悯》(Leniency to Japan Decried by Halsey),选自《纽约时报》,1945年11月17日刊,第5页。

② 同时,美国对主要的欧洲敌人采取了同样的举措,专注于加强西德的经济以抵抗欧洲的共产主义威胁。

裕仁的名义发动的,给数百万的亚洲人民带来重大伤亡及痛苦,但美国却拒绝将其作为战犯审判。^①这样一来,日本这个二战中亚洲首要的侵略者在随后的冷战中却成了该地区最大的受益国。美国为推进其冷战目标,对日本经济的保护和培植为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打下了基础。^②

我们了解了美国决策者为何在二战后很快就与日本建立重要的盟友关系,可是对于他们如何在战后对日政策上获得美国民众支持这一点我们知之甚少。就在不久前日本佬还被彻头彻尾地唾弃为戴着可乐瓶

① Kazuo Kawai,《日本的美国占领时期》(*Japan's American Interlud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0);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美国的对日占领:亚洲冷战的起源》(*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西奥多·科恩(Theodore Cohen)《重建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占领》(*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赫伯特·帕辛(Herbert Passin)主编,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霍华德·舍恩伯格(Howard B. Schonberger),《战争的后果:美国人和日本的重建,1945-1952》(*The Aftermath of War: Americans and the Remaking of Japan, 1945-1952*),肯特: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约翰·W.道尔,《拥抱失败:二战后的日本》(*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纽约:W. W. 诺顿,1999;艾奇·泰克梅(Eiji Takemae),《盟军统帅部内幕:盟军的对日占领及其遗迹》(*Inside GHQ: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Its Legacy*),罗伯特·里基茨、塞巴斯蒂安·斯旺(Robert Ricketts and Sebastian Swan)编译,纽约:连续体出版社,2002;Yoneyuki Sugita,《陷阱还是解药:美国占领日本的讽刺意义》(*Pitfall or Panacea: The Irony of US Power in Occupied Japan*),纽约:罗德里奇出版社,2003。有关天皇可参见:Masanori Nakamuras,《日本的君主政体:大使约瑟夫·格鲁和“天皇体制象征”的塑造,1931-1991》(*The Japanese Monarchy: Ambassador Joseph Grew and the Making of the "Symbol Emperor System" 1931-1991*),赫伯特·P.比克斯、乔纳森·贝克贝茨、德里克·鲍恩(Herbert P. Bix, Jonathan Baker-Bates, Derek Bowen)编译,纽约阿尔蒙克:M. E. 夏普出版社,1992;Daikichi Irokawa,《裕仁统治时代:探寻现代日本》(*The Age of Hirohito: In Search of Modern Japan*),Mikiso Hane, John K. Urda 编译,纽约:自由出版社,1995;赫伯特·P.比克斯(Herbert P. Bix)《天皇裕仁和现代日本的形成》(*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纽约:哈珀·考林斯出版社,2000;肯尼斯·劳夫(Kenneth Rouff),《人民的天皇:民主与日本君主体制,1945-1995》(*The People's Emperor: Democracy and the Japanese Monarchy, 1945-1995*),麻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1。

② 阿伦·福斯伯格(Aaron Forsberg),《美国与日本奇迹:1950-1960 冷战时期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America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Cold War Context of Japan's Postwar Economic Revival, 1950-1960*),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2000;Sayuri Shimizu,《创造一个富有的民族:美国和日本经济抉择》(*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s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50-1960*),肯特: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

底眼镜,长着龅牙的类人猿,美国民众怎么会这么快就接受与其结盟了呢?精英决策者可能已决定将日本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美国民众是如何在战后不久就接受这项政策的呢?

要理解美国民众对日态度由憎恶的种族敌人到重要盟国的巨大转变,我们可以在美国大众话语中寻找线索。战后的美国大众话语中认定两个“自然的”不争的等级关系——男性高于女性,成年人高于儿童——并且将这种等级关系比拟在“白种人”同“有色人种”的美日两国的国家关系上。将日本比喻成女性,这样日本的政治附庸国的身份就像艺伎附属于男性客人一样顺理成章;而日本被比作孩童则突出了其成长为“民主”国家的潜能。战后美国人开始用这种普遍接受的、既有的、对性别和成熟度的思想意识看待美日关系。美国民众在性别与成熟度这两个互相强化的概念框架下理解美日双边关系,也开始不再将日本人看做野蛮人,而是需要美国引领和爱护的附属物。换句话说,性别和成熟度的意识形态帮助美国人弱化了对日本的种族敌对。将仇敌女性化或视其为不成熟孩童的做法使美国民众较容易将“日本佬”人性化,继而赋予他们以新的角色:他们是美国人的职责。

就像种族和性别,成熟度这种意识形态也帮助阐释权力等级体系。自然生物界的例子很早以前就被用作概念上的比拟来说明政界的特权和统治。“成熟”象征着能力、智慧以及自我约束力,在美国人看来,有色人种还不具有这些被认为是赋予白种人以地位和权利的特点。然而与种族和性别不同的是,这两点是注定不变的,不成熟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二战前,美国的决策者们就强调过“不成熟”这一概念隐含着—一个民族有可能成长为有“责任感”的民族,还用这种思维解释说有些民族在还未“准备”好自治之前可以做“临时”附庸国,但往往操作时却毫无诚意。二战后的决策者们却热衷于这一观点,认为有色人种的国家也可以“成长”为现代化的、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信念为后来所谓的现

- 6 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① 由于战后美国强调有色人种国家也有可能朝现代化“发展”，评论家则借题发挥称，美国表面上拒绝相信生物学上人种差异的存在，但实际上他们却在继续推进国际种族等级体系。^②

种族、性别和成熟度，这些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叠床架屋，相互扶持。同时它们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受历史背景和客观形势制约。外交历史学家麦克·亨特对意识形态下了个实用的定义：意识形态是指“一套互相联系的信念和观点组成的体系，能够将特定的现实化繁为简，归纳为容易理解的条目并提出应对这一特定现实的适当方式方法”^③。意识形态既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在具体时机适合采取的特定对策。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意识形态曾要求贵族阶级承担起“白人的负担”，也曾倡导过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当然并非意识形态中所有的信念和观点都是经久不变的。19 世纪末的学术研究向美国人宣称：恒定不变的生物性差异表明，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是劣等人种。到了 20 世纪中期，有关变异和“变态”社会心理形成的研究再一次以微妙的方式加强了美国人原有的信念，那就是有色

① 迈克尔·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肯尼迪时代的美国社会科学及对第三世界政策》(*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戴维·恩格曼、尼尔斯·吉尔曼、马克·黑费尔、迈克尔·雷迅马(David C. Engerman, Nils Gilman, Mark H. Haefele, and Michael E. Latham)编著,《阶段演变:现代化、发展、冷战》(*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Global Cold War*),阿姆斯特: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2003;尼尔斯·吉尔曼(Nils Gilman)《未来的亚洲: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理论》(*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03。

② 在整个 20 世纪,美国的决策者们常认为其他民族“太不成熟”,不能掌控民主,并以此为托词来合理化美国对专制主义者和右翼独裁主义者的支持,这些专制主义者控制着诸如伊朗、危地马拉、智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韩国等国家——仅以这几国为例——不受共产主义的影响,同时保护美国在此的投资。参见戴维·施米茨《感谢上帝他们支持我们:美国 and 右翼专政》(*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21-196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9。

③ 该定义引自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亨特(Michael H. Hunt),《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7),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7。

人种是劣等人种。因此要了解美国民众对日本看法观念的逆转,我们必须仔细研究这些意识形态起作用的历史背景。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扮演世界领导者这一新角色的方式,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等级体系面临挑战的变革的世界里,美国对民主作用的想法。美国国内两性关系及种族关系的变化是最为切实的。当时女性已准备好挑战欧美男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定统治地位,要求维持二战期间女性享有的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待遇。尽管女性有组织的公然对抗的势头直到几十年后才有所增长,但在战后的话语中,它对瓦解传统性别等级的作用显而易见。的确,美国人在冷战文化中将日本女性描绘成女性的典范的做法可被视为是对这一新思想方式的抵抗。而在国外争取民主的斗争不断胜利的背景下,美洲黑人在争取社会地位及政治权利平等上组织得更为完备,准备得更为充分。他们的境遇以及美国社会事实存在的种族歧视加强了美国人对民主社会需要“包容”少数族裔这一话题的探讨。美国人这种对待少数族裔——包括新近被拘禁的日裔美国人——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出于道德良知,而是美国在寻求将新兴的独立国家争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为国家威望考虑而制定的外交政策。^①

因此日本战后的形象是美国国内种族及性别关系变化所引起的思想转型的产物,也是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集团的战略产物。当然日本也参与了这一形象改变的过程,试图向美国人展示日本是个崇尚和平的可靠盟友,但是在此我所关注的是涉及日本的美国话语和文化以及20世纪中期从全球视野出发的美国如何理解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责任。

① Mary L. Dudziak,《冷战时的民权:种族与美国的民主形象》(*Cold War Civil Rights: Race and the Image of American Democrac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托马斯·博斯特尔曼(Thomas Borstelmann),《冷战和种族分界线:世界范围内的美国种族关系》(*The Cold War and Color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